

岁除迎新,鼠年年末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作协代表大会刚刚闭幕,我已连续参加了五届全国作代会,也算是体育界和“红二代”作家群中的鲜见代表了,尽管跨度长达25年,但有不少人和事儿让我记忆难忘,伴随着虎年钟声的敲响,不蔓不枝地说说作代会期间与大作家们的际遇与交流。

奇遇
位于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是我所在的中直机关代表团驻地,会议期间大家热烈讨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的重要讲话,还经过投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作协领导。会后代表们纷纷表示,习总书记的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。

闭幕式圆满结束,我疾步走上庄严的主席台与新当选的中国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热情地握手祝贺后,一位漂亮的中年女性作家迎了上来与我握手致意。“这是?”脑子没那么灵光的

落笔“封鸡”二字,念及其鲜美的滋味,我不禁口舌生津,有趣的往事清晰重现。

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,我在上海航道局一艘拖轮上当水手。为配合疏浚船施工,拖轮昼夜在镇江一带江面来回航行。快过年了,在外漂泊数月的游子拿什么东西回家团圆呢?老船员提议,带“封鸡”回家献礼。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全船上下二十来号人的“全票”通过。说干就干。被推选出来的几名懂行的船员代表,趁船停靠江北码头的机会,一早专程赶到一个集贸市场,买回五十多只健康、漂亮、正宗的苏北草鸡,每只鸡的平均分量在四斤左右。我因为第一次听说“封鸡”,感到很新奇。猜想回上海后家里人吃到“封鸡”一定会询问来龙去脉的,故我不仅对制作“封鸡”的全过程看得格外仔细,还参与了制作,给老师傅当助手。

其实,制作“封鸡”的过程并非十分复杂,一看就会。一是,准备调料,主要是将食盐、八角和胡椒在热锅内翻炒后碾压成粉;二是,宰杀活鸡,不褪毛,放整血,在鸡的腋下中间切开一个小口子,去除全部内脏;三是,擦抹调料,将调料粉均匀地擦抹到鸡腔各处及放血口和嘴巴内;四是,规范腌制,将鸡腹朝上整齐放入一个大铁桶之内,腌制大约半天时间后取出,用针线将鸡的开口处缝合严实;五是,悬挂晾晒,把鸡头插进鸡的翅膀后用草绳把鸡捆扎起来,放到拖轮后甲板机舱上方有篷盖的阳光照不到的通风处阴干。至此,大功告成。

拖轮还没回上海,船员们时不时到后甲板上瞄上一眼“封鸡”阵容,各自想象着把礼物带回上海,请家人品尝时的欢喜场面。

作为传统名菜,老一辈厨师对“封鸡”一直津津乐道。广东、云南等地都有制作“封鸡”的独到做法,至今没有失传。“封鸡”和其他活鸡一样,肉质细嫩,滋味鲜美,风味独特,营养丰富,特别适宜老弱病孕等人群食用。“封鸡”的全身还可以作为宝贵的中药材呢。

如今,全国进入小康社会,老百姓生活条件全面提升。就吃而言,随时随地都能尝到各种风味的食品,包括各种烧法的活鸡。当下市面上“封鸡”已很少见。但我总感觉如今的鸡似乎再怎么翻花样高级烹饪,也没有当初困难时期全家人围坐吃“封鸡”的味道好。



第十届作代会拾贝

万伯翱

老朽一时愣住了神儿。“您的父亲万老为我颁过奖呢!”寒暄了,才知说话的是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,手疾眼快的新华社记者还用相机记录下来呢。何向阳是刚刚当选的新一届中国作协主席全委会委员。事后我才想起来,2003年,我父亲万里同志在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首任名誉会长时,曾在人民大会堂为何向阳等青年作家们颁过“庄重文文学奖”,而她的尊尊大人是我熟知的南丁先生,今天照面,见到其女儿,着实地让我吃了一惊。

南丁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,生前担任过河南省文联主席。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我到郑州拜访首任省文联主席于黑丁时,碰见过南丁老作家,而那时在一旁的向阳完全是个不起眼的黄毛小丫头呢!如今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有名作家,让我这银发老翁仰

视,真是可喜可贺后生可畏!除了于黑丁、何南丁,我在中州还结识了下放到黄泛区农场的“人民艺术家”常香玉、大作家李準等。我还清晰记得,1996年12月的全国第六届作代会闭幕后,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还参加了联欢晚会,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作代会(第六届),当时我担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,就在这一年,我的第一篇钓鱼散文《贺龙元帅龙潭湖擒大鲢送总理》在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夜光杯”专栏发表。大作家苏叔阳和画家范曾笑着说,是万老在这一年开创了中国垂钓散文。如今我发表的垂钓散文已经超过了120篇,去年还以30多万字的《元戎百姓共垂竿》文集获得了第九届全国冰心散文大奖呢。

谈心
十届作代会期间,我遇到了不少老朋友,但因记性不好总不敢主动打招呼,又都戴着口罩,真怕认错人张冠李戴了,但大作家梁晓声,我一辈子也不会认错。

“晓声老弟,你又瘦了!”说着,我们来了个熊抱。今年的会议我俩都住在国际饭店,且每天都能见上面,自然晚上也有时间坐下来多聊聊天。我们彼此谈到了各自的家庭情况,他也认识我们万家的其他弟兄,谈话中,我知道他把患病的哥哥从哈尔滨接到了北京,在家里亲自汤水周到伺候着,但终因病情严重又不得已让其住进医院。说到这里,我从他的眼神中感觉出一股股弟弟对哥哥深情的关怀,又因疫情不能前往医院探望而使得晓声昼夜挂念呢。

说到深情关怀,老朽也能频频想起并感受到,就是在上次作代会期间,梁晓声在寒风中给我披上的他那件贴身的灰大衣,一直让我感动并在“夜光杯”上发表过一篇文章。见我今年重提这事,晓声却不以为然,我倒强调,小事正见他的好品质呢!我和梁晓声同为知

户条件?去什么机构提交材料?其实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了《留学回国人员申办上海常住户口实施细则》,详细阐明了相关条件、需要提交的资料及办理流程等。我认为,这一类的法律法规应该由哪些单行本的法规当中抽列出来,集中到“城市法典”当中,让每个城市居民和每个行政执法人员都知道,不但提高了法律法规的透明度,也促使有关部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。

这一次建言,终于得到了在场委员和领导的认同和赞赏。

为什么会建立“城市法典”这个提案如此执着?因为我身为律师,从业多年身边常有亲戚朋友向我咨询法律问题,其中围绕上海户籍、小孩上学、年轻人就业等都是高频问题。我就想上海也可以像别的国际大都市一样编纂一本“城市法典”,把这个城市

青,一南一北,都经历过先苦后甜的人生,我们都把知青经历称为“人生的磨砺”,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交往关系。平常梁晓声不吸烟不喝酒,但“爬格子”让他过度劳神,加上当年知青艰苦劳动也损伤了他原本不太强壮的身子,说话时略显孱弱并带咳嗽。

我劝他,身体第一,创作第二。因为会议期间,他因脊柱病不能睡在这宾馆的席梦思上,只好打地铺。每次见面我都劝他,“注意休息,不要再写长篇小说,太伤神!”他却说:“不行啊!我有歌颂新时代新人物的创作冲动呢!”

当我知道他那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《人世间》已改编成50集电视剧,将于春节黄金档期搬上荧屏时,真为他高兴!这可是一部“大片儿”,被誉为“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”,故事的字里行间,处处承载着梁晓声关于生活原点的记忆。

题字
记得2013年,晓声在京出席“周总理表扬万伯翱下乡五十周年座谈会”时就题写过一幅长长的书法:“与农民共甘苦,向土地祭青春,敢言无愧。锄镰十余年,忧国思亲,少年头白,且恒执操守。敬编业以从心,侍文林而归愿,可谓膜拜汉字。大半生躬身耕耘,口碑成传,乃浮世正果。”正是这幅字让我老泪纵横,因为他知晓我的

情感,准确概括了我的人生,更是讲到了我的心田中。这次会上他听说我的《元戎百姓共垂竿》刚获了第九届冰心散文大奖,又即兴泼墨祝贺:“独钓思国事,睹水悟人生”。每每欣赏这幅丹青,总会让我想起他的墨宝,那双苍白须发下深嵌在眼窝里锐利如剑的眼神熠熠闪光,洞察出了我创作垂钓散文的真谛,令我勇往直前,让我佩服啊!为此我俩在驻地高兴地拍了多张相拥的照片。

说到题字,还要讲讲这次大会住在隔壁房间的莫言副主席,当我叩门送他去年获奖的书时,在翻阅到他写给我的两首垂钓诗句时,莫言第一反应就是:“用毛笔再抄写一遍吧!?”我却抓住机会请他写了另外两幅,一幅“苹花书屋”——我劳动十年的果园使我终生难忘,故其名;还有一幅“要吃米找万里”,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5周年。根本想不到的是,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就写好并第一时间发微信告诉我,次日发出快递。打开后来回品味着“勤政爱民典范,改革开放先锋,要吃米找万里”的书法作品时,内心又是一阵感慨,我想这其中包含着他对改革先锋万里同志的高度赞扬和尊重,而那幅“苹花书屋”也表达了这位贤弟对愚兄的真诚肯定与鼓励。

这真是:良师益友抒胸臆,泼墨款款传真情。

百姓的衣食住行、就学、就医、养老以及企业市场准入等最基本的规则编撰在一起,形成一法通识。

关于“城市法典”的提案受到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,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大力推进编制工作。最终,“上海城市法规全书”应用系统正式上线了。在使用“上海城市法规全书”搜索法律后,我欣喜地发现,该系统最大的特点是按照市民和企业特别关心的事务事项分门别类,提高了关键词查询的便利度,让法律能够更好地为百姓服务。“上海户籍的落户标准是什么?”“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有哪些?”“企业专利技术如何申请保护?”这些市民和企业都关心的问题,都可以从“上海城市法规全书”里得到解决!

期待该系统未来不断完善,更新问题导向,搜索功能进一步强化细化,在刚上线的2.0版、未来的3.0版中,成为上海市民和企业在城市法律上的“十万个为什么”。

责编:刘芳

小区旋转门前,迎面过来一位有点面熟的老太太,头戴一顶手工编织的绒线帽,几缕白发滑出帽子飘在脸颊上,拉着一辆老旧的手推车。推车架上一堆装得鼓囊囊的布袋,车架一侧荡着一根尘掸,掸尘细丝红艳艳的很喜庆。另一侧挂钩上吊着一条不大不小的青鱼,晃啊晃的。

阿婆这么早出去买菜回来啦?我向她打招呼。听到招呼声,她张开缺牙的嘴,眼睛笑成一条缝,把小车停在门外一角,和我聊了起来。她指着车上一只只包装袋告诉我:一块腿肉一块夹心肉、一棵黄芽菜、两斤塌棵菜和荠菜、一把金丝芥菜、几小袋金针木耳和香菇、一大团细粉丝,还有油面筋油豆腐,甜的有一只八宝饭……

买这么多呀?

不是快要过年了么,多买点,天冷勿会坏,好吃一段辰光呢。夹心肉斩碎余肉圆做蛋饺裹百叶包、腿肉浸在酱油里做酱油肉、一条青鱼头和尾巴红烧,中段腌咸鱼……这样我过年都有啦,年总归要过的,一个人也要过年的,依讲对吗?

对的,阿婆依要吃得高点,这样才身体好。不过今朝天阴快要落雨了,天气不好的日脚阿婆尽量要少出门啊。我这样关照她。

不要紧的,我带着雨披呢,老头子留下来的还能用用的,损脱可惜。过年还是早点准备好,这样心

情感,准确概括了我的人生,更是讲到了我的心田中。这次会上他听说我的《元戎百姓共垂竿》刚获了第九届冰心散文大奖,又即兴泼墨祝贺:“独钓思国事,睹水悟人生”。每每欣赏这幅丹青,总会让我想起他的墨宝,那双苍白须发下深嵌在眼窝里锐利如剑的眼神熠熠闪光,洞察出了我创作垂钓散文的真谛,令我勇往直前,让我佩服啊!为此我俩在驻地高兴地拍了多张相拥的照片。

说到题字,还要讲讲这次大会住在隔壁房间的莫言副主席,当我叩门送他去年获奖的书时,在翻阅到他写给我的两首垂钓诗句时,莫言第一反应就是:“用毛笔再抄写一遍吧!?”我却抓住机会请他写了另外两幅,一幅“苹花书屋”——我劳动十年的果园使我终生难忘,故其名;还有一幅“要吃米找万里”,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5周年。根本想不到的是,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就写好并第一时间发微信告诉我,次日发出快递。打开后来回品味着“勤政爱民典范,改革开放先锋,要吃米找万里”的书法作品时,内心又是一阵感慨,我想这其中包含着他对改革先锋万里同志的高度赞扬和尊重,而那幅“苹花书屋”也表达了这位贤弟对愚兄的真诚肯定与鼓励。

这真是:良师益友抒胸臆,泼墨款款传真情。

她的年味

徐慧芬

不是快要过年了么,多买点,天冷勿会坏,好吃一段辰光呢。夹心肉斩碎余肉圆做蛋饺裹百叶包、腿肉浸在酱油里做酱油肉、一条青鱼头和尾巴红烧,中段腌咸鱼……这样我过年都有啦,年总归要过的,一个人也要过年的,依讲对吗?

对的,阿婆依要吃得高点,这样才身体好。不过今朝天阴快要落雨了,天气不好的日脚阿婆尽量要少出门啊。我这样关照她。

不要紧的,我带着雨披呢,老头子留下来的还能用用的,损脱可惜。过年还是早点准备好,这样心

情感,准确概括了我的人生,更是讲到了我的心田中。这次会上他听说我的《元戎百姓共垂竿》刚获了第九届冰心散文大奖,又即兴泼墨祝贺:“独钓思国事,睹水悟人生”。每每欣赏这幅丹青,总会让我想起他的墨宝,那双苍白须发下深嵌在眼窝里锐利如剑的眼神熠熠闪光,洞察出了我创作垂钓散文的真谛,令我勇往直前,让我佩服啊!为此我俩在驻地高兴地拍了多张相拥的照片。

说到题字,还要讲讲这次大会住在隔壁房间的莫言副主席,当我叩门送他去年获奖的书时,在翻阅到他写给我的两首垂钓诗句时,莫言第一反应就是:“用毛笔再抄写一遍吧!?”我却抓住机会请他写了另外两幅,一幅“苹花书屋”——我劳动十年的果园使我终生难忘,故其名;还有一幅“要吃米找万里”,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5周年。根本想不到的是,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就写好并第一时间发微信告诉我,次日发出快递。打开后来回品味着“勤政爱民典范,改革开放先锋,要吃米找万里”的书法作品时,内心又是一阵感慨,我想这其中包含着他对改革先锋万里同志的高度赞扬和尊重,而那幅“苹花书屋”也表达了这位贤弟对愚兄的真诚肯定与鼓励。

这真是:良师益友抒胸臆,泼墨款款传真情。

百姓的衣食住行、就学、就医、养老以及企业市场准入等最基本的规则编撰在一起,形成一法通识。

关于“城市法典”的提案受到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,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大力推进编制工作。最终,“上海城市法规全书”应用系统正式上线了。在使用“上海城市法规全书”搜索法律后,我欣喜地发现,该系统最大的特点是按照市民和企业特别关心的事务事项分门别类,提高了关键词查询的便利度,让法律能够更好地为百姓服务。“上海户籍的落户标准是什么?”“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有哪些?”“企业专利技术如何申请保护?”这些市民和企业都关心的问题,都可以从“上海城市法规全书”里得到解决!

期待该系统未来不断完善,更新问题导向,搜索功能进一步强化细化,在刚上线的2.0版、未来的3.0版中,成为上海市民和企业在城市法律上的“十万个为什么”。

责编:刘芳

定。聊了几句,我准备帮她把车推过铁门槛,一道门槛让车过去是有点费力的。不料她把我推开,“我自家来自家来”,只见她抓牢车把手,挺起腰板,先让车轮后倾,再躬身一用力,车轮越过门槛就稳稳前行了。望着她苍老的背影还有两只干柴样的手,我又关照了一句:“阿婆以后出门记得戴副手套啊,天冷!”手套有的,就是戴上去手变得不活络,做事体不方便。她向我挥挥手远去了。

我知道,不久,老人家的前阳台或后窗屋檐下,就会晾挂起一块酱油肉和一段腌青鱼。那把掸尘很快也会派上用场的。

到了除夕夜,别人家餐桌上欢声笑语,她老人家一个人的厨房里,也会充满年味的。她说过,一个人也要过年的。



这个夫妻可不是指人间伉俪,而是树。在三乡,我早就听说有几株夫妻树,感情深得如胶似漆,它们日夜相伴,不管风霜雨雪,迎来黎明,送走夕阳。路边北头被木栅栏圈着的是两株桑树与白杨。白杨约有小脸盆粗细,有点歪斜地直立着,叶儿经霜打后已有些枯黄,奇怪的是一株碗口粗的桑树从白杨的根旁长出来,都已并成一团,分不清谁是谁的根。桑树好像是女儿身,用她的细枝曼腰紧紧地缠绕着当丈夫的白杨。抬头望去,两个柔弱的树尖儿互相穿插着,紧贴着,微风吹来一晃一晃的,像是含笑亲吻的模样。

过去五六米,又是一对夫妻树,这回是桑树与柳树结为连理了。柳树仿佛有了些年岁,皮儿开裂,枝丫旁生,主干从桑树的根部长出来,两树交织着,呈麻花状,掰不开,分不离,从上到下都紧贴着,让人叹为观止。

西北方有一株大白杨,四周是几株沙枣,但它们并非同根,只是挨着,就少了许多神韵。

路的南端有一株数百年的老白杨,树径需五六人合抱,也被木栅栏包围着,树高数十米,无数旁生的枝条密密匝匝,缀满了金黄的叶片,让人称奇的是一株大柳树从老白杨粗壮而空洞的根部窜出来,四五个粗壮的枝杈向一般穿透白杨几米粗的主干,呈放射状向东西南北方向伸展开去,透出一派枝繁叶茂的勃勃生机,若不细辨,你是断然分不清哪是白杨哪是柳树的了。

梦里花儿知多少

(中国画)

李知弥

「夫妻」树

潘蒙忠

